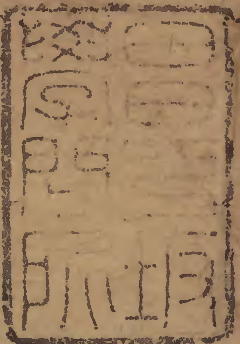


新治新書 二集



		五	漢
	一	一	書
	四	五	門
二	九	八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元	內閣文庫
冊	番號 漢 5158
冊	冊數 24(14)
架	函號 297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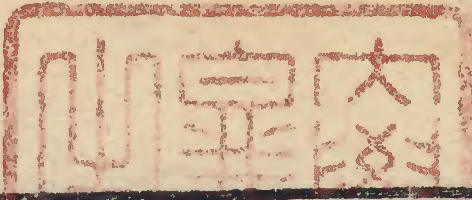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六目次

支移部

河工總柳料

工人食

鹽法四改食鹽

督催裁柳牌

朱梅麓

改淮鹽議

顏孝叙

詳各憲

紀子湘

鹽法五庶務

安沛河夫

沈釋堂

牌行湖廣河南鹽道

姜滙思

酌減額夫

沈釋堂

飭關禁

姜滙思

資治新書二集卷六目次

水子園

水利總築清估開淤築新補舊

禁封船

李公弼

疎河條議

慕鶴鳴

分別鹽船真偽

李含馨

覆撫院條陳之一

彭燕又

權政總禁私抽

免零星雜稅

築堤詳文審定水口詳文

馬翰如曾道扶

牌行某關

失名

鹽法一禁私販

行泉州府詳憲勒石

葉雨公曾道扶

詳鹽院

張西山

咨戶部

賈膠侯

鹽法二鹽引帖

蘆政

詳飭盤驗等事

佟壽民

查坍漲回文

顏孝叙

前事批詳

李鄴園

驛傳總驛馬錢糧

驛夫協濟

鹽法三改鹽埠

馬政詳文禁止携重

顏孝叙張壺陽

改鹽埠議

顏孝叙

驛站收支等事

蔡蓮西

鹽法四改食鹽

改淮鹽議

顏孝叙

鹽法五庶務

牌行湖廣河南鹽道

姜滙思

飭關禁

姜滙思

禁封船

李公弼

分別鹽船真偽

李含馨

權政總禁橫征免零星雜稅禁私抽

陋規

牌行某關

失名

行泉州府

葉函公

詳憲勒石

曾道扶

咨戶部

賈膠侯

蘆政

查冊漲回文

顏孝敘

驛傳總驛馬錢糧驛夫協濟

馬政詳文

顏孝敘

禁止携重

張壺陽

驛站收支等事

蔡蓮西

全書萬不可毀等事

毛錦來

免撥協餉詳文

席三來

酌更協濟

沈繹堂

修造總城垣橋梁道路儒學營房堡砦

飭修文廟

張西山

創建營房等事

劉黃中

橋工告成等事

劉黃中

增修城垣等事

朱仙侶

一視同仁等事

劉黃中

詳覆建造浮橋緣由

周宿來

詳覆同安築堡

葉函公

蔣教諭修學詳文

周宿來

諭曾司李

賈膠侯

督修棧道牌

賈膠侯

棧道報成詳文

曾道扶

科場總

裕號房

張西山

慎膽錄

張西山

嚴對讀

張西山

禁報卒

張西山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六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婿沈心友伯訂

河工總

柳料
錢糧

人夫
工食

督催栽柳牌

總河朱梅麓
諱之錫
部院

照得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固功
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
數且不貲况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
危為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即侵萬一有決埽料在手
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
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于採辦之數然後可

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猝然有急無術點金
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力亦不免束手坐困故
栽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鎖細而其實乃治河之第
一義也業經前部院暨本部院題請責成各印官於
河干坡沃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勘懲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乃今一年以來報栽無幾殊屬疎玩應以違
旨題叅如行寬宥以俟將來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
道卽便轉行各州縣云云十年之病三年之艾急急
圖之

詳各臺

准河紀于湘諱元
司馬紀于湘諱元
文安人

爲急陳夫食料價之積弊兼籌便民利國之良圖
仰祈憲鑒飭行以便遵守事竊照卑職謫劣庸才謬
膺河防重寄視事以來恪守憲臺法紀冰蘖自持弗
敢殞越凡本署冗員悉行裁革本廳詞狀一概禁止
恐臺差擾害行戶已出嚴示禁飭矣慮州縣怠玩憲
件見設木籤催提矣卽卑職出視堤工往謁各憲悉
皆自備行李不用州縣一草一蔬不動驛遞一夫一
馬此固下吏所當爲無煩清塵憲聽者也唯有夫食
料價二節所關河工甚重不敢不竭慮殫思以求剔
弊而興利查夏鎮一年夫食銀八千四百餘兩舊例

州縣解廳卑職轉解夏鎮工部就近發主簿給散各夫以外唯有中河夫食銀入千六百餘兩三險歲修料價係卑職衙門經理責無旁分者也但聞法令廢弛已久其間百弊叢生閱士民之公呈訪道途之輿論誠有利于私而不利于公便于奸棍猾吏而不便于民者不得不早議變通以圖實濟先就料價一項言之按往例于每歲正月內酌發庫銀每州縣先給貳百兩催各里辦料陸續完交俟估計具題用過料數若干照定例價銀撥發各州縣轉發里老里老又分散花戶往往有不肖官吏視為給還百姓之銀以

官途格
言可銘
座右

詳看語
冲如此

上賜下不敢取盈可以任意扣減及入里老之手又視為百姓既捐之物以現博賒原置度外可以借端開除于是辦料之花戶徒苦敲朴于前並無實濟于後飲恨吞聲莫之敢發卽有仁慈各憲念及于此然事無指實何所據而加之懲劓乎夫官有染指之私法必不行于下于是衙役勢豪挾官肆惡有本身原無柳料而代包科斂者有己身應納料銀止報虛文毫釐不納不怕河官里老不為遮蓋彌縫者有小民交料赴廠而吏胥廠老勒措不收橫索使費者始因料價不給於民後致柳價反累於官上下朦朧止徒

痛快者
絕少那
獲全為
上黨擊
稱

此等良
法入知
其善而
不實行
者以其

荷且塞責如此而欲河工有裨民力稍甦此萬不得
之數也養癰遺害勢必大患於河河患而漕亦病矣
今與紳衿士民公議嗣後辦料原照往例於正月內
責令州縣按里公派使之完納迨伏秋以後通計各
州縣實在完解柳料若干應領價值若干卑職照庫
平印發州縣取具印領州縣將銀貯庫不必分發里
老里老不必分給花戶但照各里分完料數目扣抵
各里分末季錢糧止給庫收不見銀錢之黑白扣者
無所容其扣而侵者亦無所肆其侵則下之納于上
者秋毫皆入正供上之給于下者錙銖悉沾實惠而

不初于
官也豈
刑竟有
一官殺
然為此
得無其
笑其愚
乎

勢豪惡棍見其無隙可乘亦不復萌代包妄派之思
矣此納料抵糧之法極便于民者也但須憲示嚴飭
庶可永遠遵行若夫工食之積弊尤甚於料價按夫
壹名官給工食銀十兩八錢因不足用里下議出貼
費各縣照里均差約田數十頃派夫一名田多者應
夫田少者貼費此徐屬歷年定例也但有田之人非
屬紳衿即各衙門吏書人役本身不能應夫勢必僱
人替代即百姓之少有身家者亦然是里下出夫之
人並非河上做工之人也其間有名雖僱人代役而
實無人上工者矣有本身原無夫役而以一人而包

充數夫者矣。州縣止送花名一冊，其事已完。真假替冒，何從詰辨？於是規避私逃等弊，不能免矣。是紙上之人，夫半屬虛名，而河干之修築全為故事也。至於給散夫食，舊例州縣解銀到廳收貯，徐庫不敷，又領諸淮庫。先呈中河工部驗封，然後按季發之。河判河判分發夫頭，以及散夫，其中蠹役剋除，以及夫頭冒銷等弊，又倍于料價，甚至無夫之積棍，反受多金，而應役之貧民纖毫無得者矣。今從長酌議，若照料價新規，令印官扣抵錢糧之數，似屬妥便。但此項銀兩奉有給應河夫之旨，孰敢更張，是以不便。

還里遞，如仍前給放，又恐朝廷有惠窮夫不得親汕再回籌畫，莫若求憲臺出示申飭，凡與解夫之日，嚴責印官，不得以花名虛冊塞責，必令詳開應備夫役本戶何人，實係何人代役，註明各夫年貌，如有代包規避等弊，立拿本戶重懲。及按季放發夫食之時，仍令印官親同河判照原冊按名給發，仍具州縣與河官公同放過領狀，並各大領銀甘結報上，開銷倘有給放不實，與包夫規避等情，一經發覺，官印歸還，蠹役勢惡，立置嚴法，庶人夫方得實用，而雨露不致空施矣。緣係職守所關，是用冒昧，願請伏乞憲臺鑒

安插河夫

大梁沈繹堂
松江人

一調散夫役宜稽查安插也。里下僉夫半係鄉愚，樸魯者盡令親身赴工，省費既多，竣工必速。乃聞鄉夫上工，每被夫蠹凌虐，始而逼之使逃，旋復指逃勾詐，其勢遂有不得不僱覓者。獨是僱覓之夫，又係四方遊棍，或縱酒聚賭，虛應追逃，或晝事畚鍤，暮為穿窬。至秋後大工一完，糾黨行劫，到處流殃。如近日襄城獲解白玉山等盜案，與傍河州縣屢告失事，皆由平日工緊則但徵夫數，不暇問其來歷，工竣則任彼星散，亦不窮詰其去自之故也。職愚以為河夫聚散，關係盜源，豈可因循故轍，不一講求，合無懇請憲臺嚴飭各屬，俱着本處里夫親自赴工，不許夫棍圖謀代頂，即有不獲已而僱覓者，亦須令夫頭歇家各具甘結，內開某係某處人，現住某處，或下某店，并無好究等情。一長管河廳一發本州縣存案，仍令各大頭十名一結，一人為非，眾人連坐。如是則調集在工之日，永無他患矣。至散工之後，一面發遣，一面行文該州縣，着令點收歸籍，如有不到，即係踪跡可疑，本家慮禍及身，自能查覓，務在必得。如是則工完解散之日，

亦無後慮矣

酌減額夫

沈繹堂

一衝驛州縣宜酌減額夫也。河工重大勢必募夫而所派夫數似應分衝僻以均苦樂。查該省河夫近蒙河臺酌議計道里之遠近定地畝之多寡可謂至均且公矣。但就西路州邑如新鄉至新墾許州至信陽因演黔初定兵馬驛驛一應差使較往歲十增七八前識入。覲會將驛站事宜列款條奏業蒙撫臺垂軫將馬匹站銀酌議添補而各屬紛紛尚苦不能應付若河夫一項仍與偏僻州邑一槩僉派實有重累

不均者合無懇請憲臺俯將各屬衝驛州縣之夫量行恤減或二三十名或十名十五名合計衝屬所減不過三四百名而在本處減去一名一月即省六七兩一年即省七八十兩之費。事易功鉅較若列省至所減之夫或不能全減仍酌補於附近僻邑哀多益寡悉出至公而彼此可無紛爭衝疲賴以甦息矣

水利總清估開淤築新補舊

疏何條議

江蘇慕鶴鳴諱天頌

為條議疏河救荒實政仰祈憲裁亟賜會題請帑興工以垂永利事竊惟三吳治水之功歷稽往績無

他術也。惟使太湖之水導入江海而江海之潮汐亦可上通。以時蓄洩則旱潦無虞。自三江湮塞震澤汎濫以田為壑遂致蘇松常諸州縣以及浙西嘉湖杭三郡受患日深。上年水災彌漫四野數百里內不第禾盡無秋抑且室廬漂沒流離疾苦不忍繪圖荷蒙憲臺軫念民生首飭議濬劉河以通水利。憲檄諄諄謂蘇松嘉湖諸水入海大川惟有黃浦劉河二道黃浦見在通流無庸復議。劉河海口淤淺以致橫潰洪濤又謂吳松江出海之處久成平陸修復工繁未可暫議。專力劉河為今日第一急著此憲臺碩畫鴻謀。

為吳浙百萬生靈造此無疆之福者也。本司遵行蘇

松二府詳加確勘茲據云本司載考舊誌披閱新

圖按湖水之奔趨而東也一自澱山泖湖從華亭之

南折而東北入海者為黃浦一自吳江長橋歷長洲

崑山古浦嘉定界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者為吳淞

江一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注流上

下雉瀆抵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虬江由太倉歸劉

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即今之劉河也。迨吳淞入海之

處沙壑焚叢昔夏忠靖公引黃渡以西之水北入劉

河是今日劉河之一綫為松婁二江之尾閘合蘇松

詔罰之民命攸開者矣。濬之寧可一日緩哉。但在蘇
則亟望劉河之深廣。而崑太嘉爲尤切。在松則必圖
吳淞之成渠。而上青諸邑爲最近。兩府所議各就其
切已者而言。未可爲全局之通論也。本司規畫再三
採訪輿論。目前救時之策。在急疏劉河。將來遠大之
謀。吳淞亦在必濬。蓋吳淞實太湖洩水之中條。其故
道較劉河更濶。其地勢較劉河更直。江浙六郡同其
利。議協于浙可冀。且久成功。故夏忠靖之導松入劉
河。白茆直注江海。仍濬范家浜以接黃浦。周文襄之
立表開江。又修復劉港。邊海諸河。崔撫院之濬大盈。

鑿下界。兼濬浦。滙新。淫海。忠介之專開吳淞。又別通
白茆。總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
下流海口。患于合而利千分耳。然而今日民窮財盡。
更際凶蓄。兩工決難並舉。劉河處其易。吳淞處其難。
莫若棄吳淞而獨事劉河之爲便。本司細詢紳民父
老。劉河之功固自不小。而吳淞亦有不得不次第並
浚者。當日導淞水併入劉河者。有崑山之下界。嘉定
之顧浦。以及鹽鐵新洋。虬江諸港。浦淞與劉相通也。
今則諸港浦盡塞矣。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劉雖開
止洩震澤半面之流。而滙納于泖。殿以奔湧松江者。

仍未得宜通也。若曰再開蒲漕，新涇重濬，虬江顧浦，
費力于支河小港，何如併力于吳淞乎？海公奏議曰：
吳淞江開，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誠哉。
可信。已從來以工役救荒，使貧民食力以餬其口，如
范文正守郡時，吳中大饑，發粟募民，諸工畢舉，以是
公私仰給，民不流遷，蘇文忠鑿西湖于凶歲之後，無
不共循此意。蓋小民至困，若中工力必賤，且飢寒迫
身，民多思盜，河工興而樂趨，畚插盜賊亦可潛消，荒
政之施莫此為大。然必須咨商浙江督撫，早為區畫，
將全局會疏。 題明共計劉河吳淞工費在今先開

劉河待有秋冬涸之日，旋興吳淞大工，本司管窺如
是，未識有當於憲衷否也。然則所急惟在錢糧，今遭
災荒之後，杼軸既空，不得不請銷正賦。但 朝廷方
在蠲災，詎餉之時，又何敢言動帑？惟念興水利而後
有農功，有農功而後裕。國計若惜一時之費，不作
久遠之圖，將來海口淀沙日淤，一日并劉河之涓流，
亦塞，必致水災洊告，遇災荒而一歲且蠲數十萬積，
累而往，奚啻虧 朝廷萬萬之額。今合兩工，不過暫
缺十萬金，較之一歲所蠲，尚未及其半，而田工無
撫民之 屬僚之患。國賦常充，可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勞永逸，功在

嚴且介
無一不
省海公
非止疏
河一事
而已也
真千古
上下之
人哉

斯時考海忠介開吳淞之疏留漕十萬石佐以協濟
稻穀贖罰不兩月而功成做其遺謨請憲臺俯賜會
題於蘇松常康熙九年折漕銀內暫留四萬兩以應
劉河夫工康熙十年折漕銀內再留五萬兩浙省錢
糧協濟五萬兩以應吳淞夫工仍比歸仁堤事例兩
省續開援納捐助請于河工告成之後補此漕折錢
糧方行停止卽於是月一面擇吉興工至于估料計
工人夫監督諸事本司細核府廳詳議尙多未協謹
先就劉河工程縷析條議繪呈憲覽

覆撫院條陳之一

汝寧 彭燕又 諱 華亭人

一曰水利夫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有血脉宜流
通不宜壅阻一也豫省自患河決歲耗 朝廷無筭
金錢費窮詹無限民力至今迄無安瀾論者曰河性
喜順道不喜逆過故以神禹治水止言疏引以入海
未見障之使倒流卽盤庚去禹未遠亦止聞遷徙以
避之未嘗築堤以防之也所以障之防之者何曰國
家數百萬之飛輓取道於河流故也但歲歲決因歲
歲修處處決亦處處修竟不知稽天震怒之勢非土
木畚插之功可以底績故雖瘠國疲民識者病焉而
職未敢以爲然也若夫各屬水利之應濬則有不容

不亟講者職筮仕五月屢以會訊欽件往來各屬知
兩河之民濱河而居者水驛通支流接薪水田禾猶
得灌溉汲取之利他自兩河以南則千里斥鹵兼以
民多流亡地多榛莽卑職匹馬所過一望砂磧此無
論墾種無民漸成石田卽今久奉招徠墾種室廬盡
廢豈能霜宿露棲必須議通水道招集木商卽不能
起豎房屋亦庶幾搭蓋蓬廠茆茨自蔽承種開墾若
水道一日不通木商一日不至豈能使笑笑子遺越
疆匍匐取材於千百里之外乎是木材一日不至窮
簷一日無居窮簷一日無居流移一日不歸流移一

日不歸開墾一日無望竊恐墾者尙漸爲荒荒者安
望其墾是水利之益實與屯政兼之者也况河工一
舉所有挑運勢必召募河夫各屬貧黎或在隣省傭
工求活或在遠方趁食偷生聞有開濬之役必歸故
土以應募是疏通水利之中又寓招集流亡之意他
日河工一竣挑運可廢夫卽耒耜之農夫一舉而衆
善備焉至於十丈之城百丈之淵所謂金城湯池設
險以固圍者今則曾無涓涓之細流卽以汝寧論汝
回以汝水得名也向有河流故道從汝達於上蔡從
上蔡達於郡城今則陵谷變遷河身已作高原用是

舟楫斷絕商賈裹足貿易不至廛市空虛尙欲熙熙
者在野攘攘者在市其可得哉職敢請憲臺垂千百
年之永利澤數億萬之生靈檄行各屬當此三空四
盡不能概議疏濬酌議城濠險要田禾潤澤商賈往
來之所向有故道可循者據實開報聽候憲臺委官
覆勘係官占者官濬民占者民濬特疏具題酌議舉
行約計歲月便可告竣田疇無水旱之患城池有高
深之險商賈有輻輳之期不費國帑之金錢而垂地
方無窮之利賴矣

審定水口詳文

漢中曾道扶諱王孫
司李秀水人

看得油浮湃爲五門堰八湃之一而上板堰陡渠堰
則又油浮湃內之上游下流也湃內田三千三百畝
自上板而下爲堰凡六灌溉之利其蒙業相安者蓋
自有此堰以至今日矣尹官等因昨歲亢暘怨澤不
下逮倡照夫使水每夫一寸四分之說汪養龍等遂
以變壞古制紛紛訐告念係國稅民命所關非親
歷閱難以定案因單騎躬詣六堰查驗向求來口右
用石條者有用平木者上板堰水口六尺七寸其東
渠并余福洞共二尺三寸西渠一尺八寸五分皆係
古制渠頭許補等堰長田世祿胡義等畝口一辭卽

尹官亦供向來如此也。則西渠三寸五分東渠七寸八分之非古制明矣。卽尹官等陡渠堰古制原係二尺三寸東邊南渠亦係五尺東邊北渠亦係一尺六寸西邊渠亦係一尺一寸。若以上板堰兩渠舊制爲汪養龍等私增則陡渠堰三渠又誰爲增之而寬濶若此乎。至每夫一名水口一寸四分之說稽之水冊旣不曾載。繙閱夫簿亦無此項尹官等詞內據以爲証者。堰長田世祿并徐典史工房左元贊也。乃田世祿供云不知徐典史謂出之尹官等之口。左元贊亦供不知及細訊之尹官。且更茫然夫由浮泮水田凡

三千三百畝其間廬野而托業者疇不仰望此水以稼以穫。輸將于是乎出俯仰于是乎足。顧以數人無稽之論一旦變壞古制爭端一起數世不止誠非地方之福也。蓋古人立法自有深意若非盡善何能經久。今據各渠頭所報水口舊制合之輿論允宜遵守。尹官等私意紛更本當重擬姑念悔過均杖以警。汪養龍等所稱上板堰正泮水口原係四尺八寸爲尹官等添夫加增一尺九寸今審相沿已久又無鑿據姑照六尺七寸不許再起訟端查六堰上下各渠水口或係平木或係石條今議除去平木俱用石條悉

照古制尺寸底用石板高低悉照本堰不得過低蓋
上板等堰在上附渠堰在下旱歲不無偏苦若上下
渠口渠底修理無弊便可永息爭端另造舊制水口
册一本仍請詳示勒石堰傍以垂永久則憲澤與渠
水長流而斯民世世賴之矣

築堤詳文

安陸馬翰如諱逢臯
邵丞宛平人

為築新必須補舊懇乞通行沿江地方各立堤長堤
甲編造烟夫以固堤防以全民命事切照安陸一郡
襄江水面高于湖田春夏水漲隄防不固田產廬室
竟寸波濤國計民生兩受其困故曰此處以堤為

命防堤甚于防盜盜之為害不過一家二家以至數
十家而止堤口一決洶狂奔溢不知幾千里也蒙各
憲臺留心國計軫念民生於順治十一年十月內
委職修築卑職於十三處決口俱經歷到見其傾圮
崩塌者固多而低矮卑薄雖云未壞已有必壞之勢
者亦正復不少若止築新而不補舊此處纔完彼處
復決徒竭官心民力無抵于巨浪洪波非勝算也治
堤有如治癰左潰右潰總是一潰與其備藥待敷不
若消弭其毒使之不潰之為愈也如某某某等地
方不下數十百處凡此皆就卑職巡歷所及者而言

以大蘇之才情
德長少

其餘未知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矣除已行州縣委官
差役幫補修築外其應行事宜請畧陳大槩數年以
來州縣印官俱以籌需措餉為重佐貳管水利官又
有催辦解運等事羈身未及分心堤務有緊急潰決
之口即為修築亦不過急則治標而已耳長一年一
換止圖了事經奉承票坐差志在打錢竭有限之民
膏填無窮之巨壑此修彼決害無已時雖云洪水為
災亦人力不竭之所致也故此處州縣等官十分精
神當用六七分于堤工之上有堤然後有田有田然
後有耕穫有耕穫然後上完 國賦下養民生不然

之經濟
自能暢
所欲言

民窮財盡州縣官即有經濟當于何處施之或曰軍
需為重固不知堤塹一節乃軍需所從出也故卑職
有築新必須補舊之議補舊之法云何一曰立堤長
二曰立堤甲三曰縮定就近烟夫四曰嚴州縣印佐
等官考成夫修堤官事也何用立堤長堤甲及烟夫
止因州縣印官政繁事冗無暇巡歷佐貳管水利官
亦有解運催糧等公役平時不暇查閱及至堤決往
視則已晚矣至於經承坐差則皆以有利而為未可
以此事信任之也必選近堤百姓田多殷實者為堤
長入情無所利益多不樂為必免本家一切差徭如

抹買解運勾攝幫費之類是也每一堤長管五堤甲
堤甲選有中人之產年力精壯者充之亦免本家差
徭一堤甲管十烟夫烟夫亦免本家差徭此等鄉民
初必畏而不前若見州縣官果免差徭恃水優異勢
必爭充而競進矣每五里立一堤長一里立一堤甲
十烟夫分派段落汎地有事則齊集救護無事則更
畚看守不時剗伐荆棘補傾塞頽小工目做大工飛
報該管衙門于烟夫之外另起人夫幫做已報不修
官司之過應修不報堤長堤甲之過長里應修不報
甲廳及州縣官徑行拿處甲廳及州縣官聞報不修

各上臺卽行糾治倘州縣官不聽約束許甲廳揭叅
甲廳督催不力聽上司叅處苟稱厥職卽以此定其
考成五里以至百里百里以至千里人人如此處處
如此有事救護無事加幫服藥于未病之先消癰于
不潰之日因時補塞逐年加幫行見高者益高厚者
益厚集衆力爲隄防合沿江無缺漏雖有狂瀾巨浸
如天墜何卽或小有傾頽亦不過零星數處決不似
今歲之在在皆崩口口待塞也至于修堤之舉或應
獨修或應協修或按畝起夫或按糧起夫受害之處
宜多派不受害之處宜少派道府公議一報卽定九

月依起年終限完失事之堤甲長該州縣官並水利官與該經承名治以罪如此則法嚴堤固一勞於前而永逸於後矣何至如決信一聞倉皇失措以權授之吏胥聽其舞文作弊輕重在手民田止造里排官田止造總甲小甲不列花戶姓名貧懦者雖數十畝不免豪強者卽千百畝亦漏每打堤一次徒爲奸蠹作生涯折夫入已修築不堅則下年又有事做故以堤決爲美事官民之災異反爲若輩之禎祥也此屬官禁蠹之法所當先計至于鄉紳舉貢生員及各衙門差承書吏又不能無說焉如選立堤長提甲烟夫

吏書差承一身難充二役本身應免編派紳衿舉貢生員當示優禮各本身亦免編派然止免本身其族人家人及佃戶槩不准免此就選編提長甲長烟夫而言也若夫堤潰口決事出非常自當別論或應獨修或應協修者則不論紳衿衙役俱按田出夫不免編派每田五十畝每糧一二石出夫一名修堤不比他事爲時止有三冬春水一至卽有工不能施矣故用工宜力督工宜嚴視三冬爲一日急急趨成始不債事卑職歷任十月博稽旁採以及身歷親嘗而始成此愚論非臆說也卑職前議欲派沿堤殷實之家

季出工食給堤甲長爲守堤心力之資徐思日久弊
生後人不知立法本意指公爲私徒滋口實今熟思
之惟有沿堤徧栽楊柳及各種易植之樹俟其長大
聽各堤長堤甲砍作柴薪官不得取民不得伐一則
俾管堤之人稍有利益而不致徒勞一則令樹根盤
結岸土益堅永無崩塌之患矣卑職仰體各憲臺爲
國爲民之至意矢此愚衷爲地方做此實事仰祈憲
鑒行府再爲酌議擇其可取者鑿板傳示以便永遠
遵行則芻蕘一得之愚可益 神聖之高深其於
國計民生似亦不無小補也

鹽法一禁私販

牌行運道

兩淮李公弼謹贊元
監院山東人

爲酌議定例以便商運以杜私販事照得疏商裕課
首在禁私然禁私之源尤在產監之地場無私賣何
由越販故本院疏請嚴禁又復飭行分司轉飭場使
及巡緝員役毋論商民只以引自爲憑無則拿究是
以鄭賓宇公行裝載本院具疏題察原以痛懲私販
疏通官監爲商非厲商也奈本院立法立意如是而
所在官司多不講究監法往往奉行不善反多騷擾
滋害上以爲商監往來不必盤驗則彼卽先縱私監

若以爲嚴稽商引恐其假名與販則彼必借端苛求
反復思維礙難無弊本院詳查邇來商人引目全不
到場自以爲便不知私販亦可駕稱商名巡緝者憑
何稽查是商人之自爲而實非所以自爲也故引監
不離之例法在必行庶乎公私有辨矣但於場中買
補之日尤不可不清釐焉蓋以昔監上倉堆監之處
卽爲官堆商人領引到場謂之交監是場有現在之
監而令商人支取到處不患無監而綱運亦復不稽
時日今則自爲買補彼竈戶莫辦不過零星升斗
商所須數萬何時得能收足預令人買監上堆所不
免也欲先給引帶去而借名遲延反得以重複影射
欲弛前禁謂商人監堆可以不問而大國巨販獨不
能稱我亦商人乎爲弊更甚爲害愈大若令該管員
役時時報明不惟往來需索有耗商本卽稽遲時日
亦悞運行本院再四籌畫須該道給以批票上書某
商在某場買監上堆該場巡緝員役驗明毋得需索
如無執照卽係囤戶據實拿究仍復曉諭各場凡監
在堆驗其執照重細出場驗其引目公私既分稽查
兩便但其間有商人令人自買者亦有別商堆買轉
賣于商人者彼見別戶不得買監成堆商人又不能

不別戶零收自然高價措勒竟有數年之監不能交易反為不便本院意將批票一年一繳每於年終具呈繳批內開一年之內堆監若干賣於商人若干理合換批即商人自己買補者亦云堆監若干已行若干似此更費妥確今據商綱方明等稟稱廟旁場封其監堆本院因思各場俱已通行嚴飭不旬日之間處處皆然商人止知已犯思救不知未犯者正多事後再為變易不如預為區處該道作速傳集各商公同酌議妥確果否宜禁果否宜行行之尚有何弊實一一明白詳覆

詳鹽院

江蘇張玉川詳能備

為懇申督責以嚴私販之禁事竊照本道謬竚衡校課士為先東士猶區濱海濱江耳目難徧倘士有杆網則益重濂曠矣查得蘇之太倉嘉定常熟崇明松之上海金山淮之海州監城贛榆揚之泰州如臯通州海門等邑地皆帶海襟江其生員之隸于宦籍者不乏保無有登莖而謀以私賣越販為利者乎且不足獨生員也生員之家人佃戶舟楫使而出沒易皆足以借名為奸也有一于此悉為官監蠹本道不禁鯁鯁慮之業于上年詳請各憲由飭厲禁有犯必懲迄

今無有告者豈士盡相戒凜凜于三尺之嚴抑有司奉行不力禁者自禁而販者自販也懇院臺俯垂三令嚴飭有司各就轄境盤緝凡有生員夾帶與販私監并家人佃戶撐駕生員船隻假冒出沒者立加捉獲報道斥究庶責成專而私販遏當亦監筴之一助也

監法二 監引帖

請飭盤驗引監仍循舊例江南 諱彭年 閔東人為請循舊例以免歧誤事案查盤驗引監向屬該府印官管理如湖州嚴州二郡俱係府官盤掣即如蘇

常鎮三府食鹽由蘇州府盤門經過亦於蘇州府盤驗印帖截角銷引此舊例也自康熙元年前右司孫分藩駐蘇因本司 勅書內開載有監法一條遂請詳前任巡監御史蕭道此令右司督同蘇州府盤驗放行遵奉相沿凡監船到蘇雖則投引請印其間稽查驗放仍批該府於本司衙門初無干涉不過沿襲空文而已切藩司前管各府州縣錢糧閏切兵餉協餉頭緒紛紜地方遼濶事極繁冗且向年設立查盤原以稽察奸弊今本司既無暇親驗而該府又得以卸肩則何如仍舊貫而審責該府之為便也至遵奉

勅書開載監法一條亦非無故如現在奉各部院行文令本司填核各監官賢否參註考語是以監法之官評責之本司其以仰承憲令者上副簡書即此便是經管監法又何必定在盤驗商船較印引帖舍棕核錢糧之重任親此瑣屑者為哉凡事有舊章便民者止宜遵守舊章正不必以前任立有成規遂沿例拘襲相應詳請憲臺俯准批循舊例而責蘇府查驗全體統而省紛煩沾沐恩便多矣

前事批詳

浙江李鄴園濟南人

據詳過門盤驗則有司存即此具見振紀提綱之要

本院視浙以來地方各官無不爭欲有事於監法雖一槩禁革猶恐假公濟私奉行不力無裨澄清該司獨循舊章請停印驗不以有事為榮反以省事為樂禪隘便商寔深嘉賴如詳請責蘇府盤驗仍嚴飭該府寔剔陋習以肅監政繳

監法三 改監埠

改監議

邵陽顏孝叙諱堯傑邑宰永春人

為興利必先除害便商乃以疏商墾墜地形永垂利賴以裕國課以禪考成事卑職樗櫟之質蒙疏通監政敢不奉法惟謹竭致微忱無如除奸而奸日滋

去弊而弊益冗。不惟無尺寸之勞，亦且來萋菲之譖。冒陳地形之便，籲請改市之恩。職察監船從粵省逆流，至興安監則盤塘引必截角。此舊例也。由全州順流而下，至六埠頭大江口，別循小溪，挽舟逆水而上，至白牙市六十餘里。彼溪小而水澗，一大船必撥數小船方得上引，所費不知凡幾。又有改包過山之費，不知凡幾。故寶郡監商較之永州監商，資本之輕重相去懸絕。况白牙市乃永屬東安縣之地，永商至彼駐監，宜也。寶慶之商舍其順流從其逆水，越其疆畛，多其資斧，亦必至彼駐監。其義不知何居，且兩屬之

商同聚一隅，主賓相形，其中僱募脚夫購買蓂葉食物之類，亦未免有彼此難易之分。盈縮遲速之別，此不便猶小。若夫寶監費多則本重，重則價增，永監費少則本輕輕，則價減，以致寶屬之私販食監者勢必喜輕而惡重，寶屬之民多食水屬之監，因而私販雲集。且晚肩摩，小則夤夜越關，大則揮戈陣往，雖國法煌煌不能禁絕，無怪乎永屬以快利而通寶屬以遲滯而誦本。誦則運不敷餉，虧則吏議隨之，病商誤國，莫此為甚。此不便之大者也。况卑職以寶屬之官稽商於東安之地，其藐玩固不待言，且犯彼之忌，卽

逢彼之怒所以有劣生羅五美之呈也卑職不揣管
窺謬進末議莫若於六埠頭地方另立一市寶商於
此駐監改包一無挽舟逆水之若二無換撥小船之
費三無水涸膠舟之患四無彼此撓越之憂即私販
之徒亦不復藉口寶商寓白牙市致明目張膽於無
忌也庶永商之監不得入寶慶之境私監社而官監
自通監通而商自不困矣云

鹽政四 改食鹽

改淮鹽議

邵陽顏孝叙 諱堯揆 邑宰 永春人

查得邵陽歷食淮鹽自前朝嘉靖年間倭寇犯廣改
食粵鹽此乃一時權宜之計以救兵餉燃眉之急然
當時止見其有利於國而無病於民今當殘破之後
舊商消亡間有存者礫肘俱露雖為奔馳赴運實屬
借債支吾且粵西距寶陸呈七百餘里水程迂回二
千有奇灘江險峻斗河線水邇道艱難兼之盤山過
嶺盤費多則鹽價重非若淮鹽盤費少則鹽價輕是
以壅積不行前鹽未發後運又至欲俟發鹽湊木恐

時日稽避有誤國課將欲另本往運則囊盡家空束手無措而商已告困矣鄰界如長沙湘鄉等處與邵陽接壤俱食淮鹽其轉運用船一帆可到較之粵鹽價值相去幾半乃強窮民視人之食賤鹽而必使高價以買貴鹽無怪乎山逕錯雜違禁私販民多買食雖緝捕甚嚴亦安能發竈突之奸而一一置之法也既以貴賤相形衆心不悅且日用必需費實爲難而民又告病矣以困商病民而支國課恐非計之善也若得改食淮鹽移粵課於淮額實爲國民兩便然使邵民欲食淮鹽而邵商不願邵民之食淮鹽邵商欲改淮鹽而淮商不願粵課之加淮額是又所當躊躇者今商民之欲改淮鹽猶如望歲又現有淮南汪開元等請復舊制彼此兩願其可行可久較若刻眉今奉部文查議若蒙憲臺俯念商民力主其議將淮綱得邵地而積引漸銷邵地得淮鹽而積困頓釋憲臺之德澤永垂不朽矣

鹽法五 庶務

牌行湖廣河南鹽法道

兩淮鹽院 姜淮思 譚嗣南 仁和人

爲申飭鹽法事照得兩淮鹽政前人稽核之法可爲周備近官鹽法壅滯各處有司秦越商民贅疣鹽政



私鹽充斥而不問。商不樂赴而不之理。經歲而不行。半歲之鹽。并不察其何以通。數年而不銷。一年之引。亦不察其何以塞。法紀蕩廢。官守縱弛。前據江西驛道詳稱。竊照我清定鼎。百度維新。鹽政尤爲重大。本道自蒞任以來。朝夕冰兢。日以行官引絕私販爲己任。然猶慮嚙笑者。開釁之端。左右者啓寵之漸。故一切衙門。陋狹商人公費私餽。亦經摭胸露臆。三令五申。徹底盡數。痛革。每逢商人鹽引一投。查對明白。卽給賣票。畧刻不停。鹽船一到。不時審詣。河干臨船盤驗。獨查江右行鹽。如南昌等九府。每歲有鹽斤銀

兩。通計不過四百餘兩。原其制不知始自何人。創自何年。細查其從來。祇因各屬要害等處。設有巡司弓兵。每季限獲私鹽有獲者。免其提比。無獲者。卽以各役項下工食扣解。以示勸懲。逮後浸失初意。止知徵銀而提比之法。廢矣。巡兵詐索無忌。奸人私販橫行。此必至之勢也。且查江省自金逆變後。各屬殘破已極。正供尙且不給。至鹽斤總屬虛名。本道甫膺斯職。自十二年分鹽斤。暫行停止。然而不敢遽易者。恐革得不便。紛更今值憲令鼎新。嚴檄屢諭。又不敢不恪遵。惟謹也。自今以後。各屬鹽斤銀兩。似應行除革。以

管見思維凡各府州縣須立銀封印簿循環二本每
府先發一本仍轉行各屬一歲之中某縣刊載額該
銷鹽引若干分定春夏秋冬行過鹽數多寡令其自
行填註歲終造冊彙報其巡鹽人役量地煩簡勒令
巡緝私鹽仍分春夏秋冬有獲無獲亦令自行填註
每季本道止照循環提比有則獎賞無則痛懲是一
按冊即可知印官行鹽之多寡一希簿又可知巡役
賣放之有無或於疏通官引嚴緝私販少有禪乎本
道因時起見未敢自便幸際憲臺明鏡懸空印簿應
否當行鹽斤應否當革伏候憲裁俯賜批示以便遵

守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等情到院隨批按鹽
法條例各省兩淮行鹽地方各委勤幹佐貳一員僉
撥精快督同巡檢司各於該地方常川巡邏其各省
分巡分守并府州縣正官按月嚴加比較年終仍具
各屬賣過官監截角退引獲過私鹽鹽徒有無數目
開報巡鹽查考甄別具奏此法浸失久矣據詳除革
鹽斤設立印簿稽覈有方陋規盡去非留心經理天
下事者不及此該道暫屈分猷加意實政真以運甓
為負荷具也准如詳飭行繳擬合通行為此牌發該
道照牌事理即將該省所屬兩淮行鹽地方查照江

西詳例有無陋弊陋規盡行禁革其查銷額引數目
批比私販贖俱照例設立循環印簿轉飭所屬按
季遵行毋自廢職掌有干 功令未便

飭開禁

姜滙思

為禁約事。照得 朝廷設立開權原以徵納正供為
軍 國重務。豈容浮溢絲毫。侵蝕商眾。茲值江掣之
時。揚帆在即。指日可抵九江。據商紛紛控稟。視若畏
途。悉稱奸棍惡埠。指衙門舊例。種種增派。蓋有年矣。
今當餉急商疲。計窮力竭之時。何以堪此。法宜參拿
以清夙弊。姑寬已往。予以自新。除移明鈔開劉禁革

嚴拿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九江鈔關埠頭寫
單人等知悉。嗣後商船抵權。應納稅銀。竟赴本閘衙
門秤收。即便開船。如有地方惡棍積埠。並寫單指稱
衙門名色。恣意科索。肆行加混。阻撓監艘。悞運病商
者。許馳報本院。立刻參拿。法在必行。決不姑貸。

禁封船

兩淮
監院李公弼 許資元
山東人

為嚴禁違 旨擅封監艘。病商誤課。事照得兩淮監
課。迺 國家財賦之源。課非監無。以輸辦監非船。何
以運銷。南北往來大兵。該府州縣自當僱募民船。供
應各商。監艘乃自指資本置買。週流裝運。引監豈容

各省新書二集
動輒封拿。視為奇貨。案查前院接種入告。奉有官弁
不許封用鹽船。俞旨申飭已久。自宜恪遵。本院下
車後。控訴紛紛。皆以鹽船被封。具稟不勝駭異。除牌
行申飭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按屬地方軍民
埠頭人等知悉。各商鹽船。嗣後再有衙蠹奸埠人等
仍前朦混報官。有司衙門不行覺察。擅自封拿病商
悞運者。許本商赴院陳稟。除拿究外。立行題參。決不
姑恕。

分別監船真偽

兩淮李含馨請月桂
監憲 藩陽人

查得淮南監船為江上重運。每逢大舉之時。例有填
給梳封書商名監數及船戶姓名于上院印鈐蓋所
以杜影射而便稽查。立法亦甚密矣。惟是梳封向貼
船槓。日久往還。不無奸徒借端假冒。雖前署道事裴
運判有每船給批隨引之議。然法立弊生。誠有如本
部院之批駁者也。今遵奉憲檄。再加集議。行據商綱
閱士駿等酌覆。前來第查鹽船有商人自製裝監。前
赴口岸銷賣。或時價低昂。勢必換易貨物。回載轉售。
以供新課。此本商本船可以刊刻姓名於船頭。船門
之上。不致假冒者矣。內其中又有僱募船隻。不便刊

刻字樣或代運口岸往回交卸舊運已完新期未屆
則船戶自然別攬一遇差使封拿輒指曾裝商鹽希
圖狡脫如某等之藉口舊年桅封此仍混驗原非混
給據稱其船業已裝兵北上亦無庸查議矣今欲清
前弊既不便釐刊僱船又屢奉前院禁革似不便仍
給批照本道再四思維鹽船多寡原無定額今應將
每年新經掣定之鹽俟解細運副報冊完日即將真
正鹽船共若干行令運副照數彙造清冊呈報本部
院查考庶江掣後開行之總數可按籍而稽也及鹽
抵口岸在商船有刊刻者自與桅封比對一覽了然

立法之
善本有
過于此
者先生
任跡
天下功
業廣
中樞其
篇至稱
遲不能
盡載二
集一出

無慮歸途阻礙惟僱覓之船多有商人竟包往返倘
不區處畫一亦何以速輸輓而使將來今本道議令
各船自填給桅封之後俱遵照鹽院批判日期以本
運一週為率如沿途遇封差船務必查驗桅封在一
年之內者即為真正鹽艘一年之外者即係往返交
卸已畢重複影借許地方官立行查拿如此分別封
釋真贗判然不特商人無拿船却顧之慮即奸徒射
利亦無所施其幸免之巧矣是即飭禁假冒之一策
也至查從前桅封俱係粘貼船桅風雨侵毀無從逐
一查銷今立以年限則各商自製鹽船自是急公趕

則良法
美政充
塞宇宙
矣

運除舊布新。卽間有一二僱船別行攬載。第既出一
年之外。難以假托。梳上舊封。雖不欲視同故紙。不可
得也。其淮北監船例。無梳封。應照分管運判。呈院監
船底册。另造清册。報憲核查。併行地方官知照。庶真
偽分而混淆杜矣。抑本道更有請者。前淮安慶營移
稱。欲令監船比照課船之例。逐一稽驗。但思監船溯
流而上。載重行遲。必候揚帆方能遞往。非如輕舟蕩
槳可行。可止而候其查驗者也。倘正值張帆而令停
泊。候驗激湍巨浪。不無意外之虞。且每過一營卽令
停泊。日行幾里。監行之疾。徐關乎課完之遲速。不得

不憂阻滯。况船隻輕重之別。卽是好良之分。稽驗亦
爲多事。合無請祈本部院飭行江干營汛。遵依舊例
不得創立詰查。各色留難。重運則國課商資均有
賴矣。云

權政一 禁橫斂

胥行某閑

失名

爲權開稅有定額。利索旨意甚嚴。已經三令五申。
但未借一警百。再行申飭。以勵官方。事照某年某月
日伏讀。恩緝一欺。內開開稅已經定額。差去官員
不許分外利索。擾害商民。其地方民事一概不許干

與違者併治燼煌 聖諭誰能充耳不聞卽本部院
告誡諄諄亦幾舌枯穎禿乃聞邇來權閥巡攔及庫
糧書役人等仍有蔑視法紀除勒索單錢使費俱加
二加三外復有以輕秤驗貨每百觔秤出三十四斤
指奉公完稅之商以納少帶多之弊無端坐罪有口
難分陽稱以貨入官陰使調停納賄者被害之商不
一而足卽使衙役作弊該閥豈盡不知此中情弊恐
有不堪上聞者本部院確有所憑急欲爲諸商請命
姑念同事一方再加砥礪若使出示曉諭又慮奸商
藉口併正稅亦復留難故爾行牌密諭以期改過自

新爲此牌行某關云 以後徵收商稅俱照開誌定
額不得額外利求併用輕秤驗貨云

權政二 禁私抽

行泉州府

興泉 兵憲葉函公 江寧人

爲清查稅額永禁私抽以卹商便民事照得民間雜
稅 國課攸關民納官徵此定例也泉南積習多有
認稅代徵之弊往者好徒勢惡鑽營告示刊刻號票
假公稅爲名橫剝私抽以一取十初稅之於地頭繼
稅之於經過又復稅之於市廛甚則徧張假示私立
印單執陳年之批照冒官府之名曰虎踞沙頭狼貪

湧口懸燈樹職藐法抗官細至肩按步擔米穀魚鮓
及蔬菜柴薪皆私立稅名織悉不漏小民資生日用
盡入網羅以致百物騰貴厲商病民莫此爲甚案查
該府請一應雜稅俱歸官徵嚴剔私抽詳院禁革至
今民享其利昨見屬縣具申以邑宰不能身親稅務
請令舖行均認額銀恐仍是認徵宿弊粧頭換面陽
去陰留且恐差役上下其手生端擾民令善政反滋
奸藪若不徹底清查分別澄汰勒石永禁何以裕
國利民合行諮核仰泉州府官吏通查一府七縣一
切魚鹽貨物雜稅某項起於何年月日奉何明文額
數若干曾否達部編入全書抵克某項錢糧悉照查
舊款項造細冊報道查考其一應雜物不在額稅之
內者或有司專擅或土豪霸踞及額稅已納正項復
私阻路津叠抽橫索併無名派取止憑勢力魚肉商
民或見之自擊或得之訪聞俱逐一開列報道至歸
縣官收應作何布置使官不煩而民不擾舊案作何
追銷改轍作何更改假示私票作何禁止一一條議
具報以便詳請上臺永遠畫一之規勒石示禁至于
鹽課一項各有專司該府所轄額徵若干國課至
重商民賴以營生奸人易爲射利尤當歸官徵解絲

毫不得多取于民該府夙諳鹺政亟宜指陳利弊商確與除事關 國計民瘼立待詳行濡筆以俟

詳憲勒石

漢中曾道扶 諱王孫 嘉興人

為懇賜憲勅勒石永絕陋規以清積弊以申茶法事竊惟清而不濁者服官之大義公而無私者奉職之恒經故 朝廷立法首在懲貪而臣子矢忠尤先自潔斷未有積弊相沿固以為利不即痛革而猶可視顏立于民上者如推官之設專司刑名而漢中則兼理茶法原其委任初意實以執法之司藉為彈壓故商茶未至督催焉而已耳商茶既至盤驗焉而已耳

商茶既盤督運焉而已耳非有所利而為之也乃法立弊生遂有所為舊規者每引六分計每年盤引所入不下千金自有茶法以來浸淫至今已為成例嗟此商人奉 朝廷一片紙入山買茶或蜀或楚漢中一盤輦昌再盤而交五司自採辦以至遞運約往返幾及萬里水陸殊途虎豹波濤之險舟車驢馬之費尤可想見當斯任者將軫恤之不遑而固筭歛以自肥也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自是而商之力絀矣自是而拖欠不免矣自是而督催不前矣自是而法不行于商矣是則所以壞本官之名節者固重而所以誤

朝廷之茶馬為更深且鉅也卑職自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訪知此弊不勝駭愕遂于四月初六日刊示徧論已經禁革前弊在卑職衾影自矢必不敢蹈鮮終之咎而未奉憲章恐數年之後不有仍踵前弊者伏乞憲臺准賜嚴勒以後凡有借端科歛復索舊規者立行參處更懇勒石以垂永遠則商困甦而官方肅弊絕法申豈小補哉

容戶部

陝西 賈膠侯 諱漢復 山西人

為濫收之弊已除額稅難缺等事據布政司左布政使顏敏呈蒙本部院批據西安府稅課司大使王正

申稱竊照普天之下皆有稅惟秦省之稅不同每年額定一千八十兩不出之過往客商止出于鄉民貨物之裝載入城者名為落地些微之稅城內需用無幾以致稅不敷額歷年隣瘡剝肉苦難上達近奉嚴禁閤壘濫收兩河炭易糧稅憲令森嚴敢不皇皇是飭獨省城石炭另從河干販載入城發賣居民非用糧易額稅似非濫抽今車戶以禁兩河者藉口以禁省稅禁炭易雜糧者藉口以禁販賣禁額外之抽收者藉口遂致舊額原有之稅抗不報納延今月餘卑職仍欲照舊抽收恐違新例事關重大不得不冒死

申請伏叩俯賜明示以便遵行等情蒙批戶部前覆
臺臣鄭 疏開民間日用米麥柴薪等物原不收稅
炭非民間日用之物乎應否仍照舊抽收仰布政司
確議詳報蒙此轉行西安府行據該稅司呈稱遵查
每年炭稅元年收解銀若干二年收解銀若干三年
收解銀若干四年收解銀若干定額在先收報已久
伏叩電情轉覆仍舊抽收以竣 國課等情據此該
知府葉承祧覆詳看得在省石炭一項乃報部冊內
舊有之稅所以呈請照舊抽收爲 國課計也今查
部覆臺臣鄭 疏係四年以後新例新例既定似不

便後收第稅額內去此一項必致短縮相應請祈咨
明內部以免日後之駁查可也等情到司據此該本
司爲照在省石炭抽稅一案仰遵憲批行據西安府
詳稱稅司每年抽收炭稅一項原係節年報部之數
今查臺臣鄭 原疏既係四年以後新例又不便復
收第去此石炭一項則稅銀必致缺額懇請詳轉咨
明內部以免日後駁查等因詳請前來相應據轉恭
候咨部詳示遵行等情據此爲照按貨抽稅自有定
規查貴部前覆臺臣鄭 原題直陳開蠹等事一案
內開米麥乃民間日用之物槩不應稅是日用之物

莫急于柴薪其不應稅也明矣今西安稅課司大使
王正申稱在省民間所用石炭舊同貨物併稅獨不
思石炭與柴薪無異豈柴薪係日用之物而石炭非
日用之物乎除批行司府覆查遵照新例不稅外擬
合咨明爲此合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

蘆政總查冊漲

蘆政詳文

邵陽顏孝叙諱堯揆
邑宰永春人

看得蘆地皆在水濱而蘆地之消長皆山水勢之緩
急是澤國有而旱邑無也旱縣僻處萬山之冲河路
淺狹岸石巉生只容三四石之小舟往來不惟不能
漲亦無可漲耳較之長沙湘陰爲灘江沅水之尾閘
支港錯雜衆流涯洩衝擊靡常其地勢有不同故湘
陰等處或有而旱縣實無若使稍有蘆地起課全書
必定載額倘昔有而今無民弊或有漏隱今查歷年
從無此項既無舊載之額必無產蘆之洲旣無舊洲
可以起課安有新漲可容隱匿地非一處民非一家
按欲起課輸納有限亦何敢故爲欺漏以干愆戾無
憑查報合行仍具印結以復憲查者也

驛傳總

驛馬 錢糧

驛夫 協濟

馬政詳文

邵陽 邑幸

顏孝叙

諱堯揆 永春人

切照湘鄉邵陽路屬中衝差使絡繹站遠途長馬力
 難支前經湘鄉條議增馬設驛當時以該縣既能建
 謀必能任事且未經移會故不敢旁出一議以撓成
 說今奉驛憲押馬上驛而令卑縣分董其事有不能
 不長慮却顧併計目前之緩急以仰瀆憲裁者蓋湘
 邵兩縣雖屬接壤相距三百里故查明季舊例卑縣
 則於褚塘地方湘鄉則於永豐地方其相去遂均百
 里各分本縣額馬設立驛站具文詳允兩邑稱便但

苦馬少不能輸恤此現行事例也今議於武障地方
 建立驛站相去一百五十里山路崎嶇虎狼咆哮使
 一口必到則馬必疲而速倒夜必行而多虞查武障
 地方沙地不產青草山多無大水泉固不便於牧放
 其小逕旁達各縣盜賊出没民居不滿數家烟火寂
 寥又不便於餉鞘差承之宿歇且既有驛馬以供差
 使必宜隨驛設夫以候餉鞘查卑縣奉裁之餘止設
 長養夫三十名目前差使不足有難收舉今設驛用
 夫將使三十名之夫在鴨應差乎抑在驛供役乎若
 使餉鞘各項等差到驛而令在城之夫往彼接應則

信至速往已逾兩日先犯停閣餉餉之嚴禁矣若使
城夫往驛接應其在城別無他夫可以輪替勢必仍
用此夫以送往紫陽驛站人力幾何而堪連走兩站
也況在城接應共有七路差使倘彼此叠至俱屬上
臺公務即能分身而理悞公亦復不少矣如謂設法
備銀就近僱募則僱夫當於人聚之處今武障一帶
人烟稀少即有工價無夫可僱况設法備銀尙屬點
金之懸辭也創立驛遞必建造郵亭馬房槽桶等項
雖蒙有用過價值完日册報銷算之文查各項倉口
催解雨集無分釐可以動移即或以站驛之錢糧爲

站驛之需用而本縣之應協濟應起解者俱已掃數
全完又將何項爲鳩工庀材之需乎又奉文選委閒
員分期料理查卑縣止有丞尉二員清糧巡捕則不
可少此外別無閒員可委况無職閒員近奉有不許
委用之院檄至於武障巡司或可專委而武障爲湘
鄉所轄倘輪至卑縣日期稍不閑心致有悞事咎將
誰歸卑職亦何能以鄰邑之縣官而呼應隔屬之巡
司此又便於湘鄉而不便於邵陽者况委員分管弊
亦難言若使三十疋馬而各委一員則不勝其煩若
按月輪派一員倘各徇其私恐湘鄉之委官未必用

心顧及邵陽十五疋馬邵陽之馬夫又未必聽湘鄉
委官之約束其在邵陽委官亦有同然而委官之申
文馬夫之控擾自此靡有底止矣况修去修來之司
官又何能實心實意以成事合無申請憲臺將馬三
十疋仍分十五疋增於湘鄉之永豐腰站其十五疋
增於卑縣之褚塘腰站今卑縣三奉裁協之外止存
額馬二十疋萬難承應正在詳增不如將卑縣所裁
協站回疋仍聽在城差使以省請益若此酌量既路
近而不致馬疲又村密而易於僱夫事不創始可以
省拮据之費各有責成可以無意外之虞查萬曆年

間曾於武障起站後因馬斃人困不勝賠補逃亡站
倒故復有永豐褚塘兩站之設此其未便之明驗原
非卑職今日之臆說也前日湘鄉之條議在湘言湘
今卑職雖在邵言邵而事體相關不禁計及於湘鄉
也

禁止携重

湖廣副憲張壺陽高平人

一禁稍帶重物幾南孔道皇華繹絡馬瘡大因剗肉
難寥錢糧領發上下交侵疲敝倒置隱忍莫告是驛
站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禁多索嚴騷擾天語憲
令不啻再三奉差官役近亦知所畏憚矣而多騎驛

馬之弊尙有不能盡革者不在火牌勘合之明索而在背包駝搭之暗加如齋本駝奏止用夾板一付或背包一座已足盛貯奏章打疊行李至各衙門奉差員役所携不過公文數角衣被一囊而已何至往來携帶任彼增添以致所乘馬疋不求多而自多驛官馬夫見其囊重包多乘載不起只得另換副馬分駝此爲不多索之多索不騷擾之騷擾是天語所不及而憲令所未申者也况有駝包不止一二件甚至南北貨物裝載盈箱任其稍帶射利者以致稜稜馬脊擁疊如山竭蹶不前加之鞭撻此倒斃缺乏之由來也雖或購買增添終歸于盡望有起色寧可得乎賦愚以爲此種積弊非止憲禁宜頒尙應具疏請旨允齋本員役止用夾板裝盛其一切無名之馬與無馬之駝包槩爲禁絕齋奏且然况其他乎則多索騷擾之弊不求絕而自絕矣

驛站收支數目等事

甘泉縣令蔡蓮西諱祖庚上元人

切照甘泉地荒丁絕萬若伶仃自朝至夕輪蹄刻不容緩而站支半缺官馬全無又夫役工食並未額設前任縣官黠金無術不得不僉派窮民且官不能爲之作主任差役之鞭拷破顛折臂之慘日陳于前甚



至拷打諸生索之擡損此皆憲臺所目擊者士民涕泣漣漣懇求官僱職明知官僱累官然舍此無策慨然應之議借寨驢議復站銀等項俱係眾願樂輸已經屢詳憲案不敢復贅但驛遞既屬官當職復竭力樽節雖土著之士民戶粗安而過往之上差人人飲恨或指稱站價有餘或借口工食未足或云驛官侵肥或云經收冒破種種讒言最易惑上則職任怨任勞調停殘驛之苦心未見有功不幾反以為過乎今將一年之中收支過站銀夫價實數繕造清冊恭存憲案一以見錢糧收放之清白一以表樽節愛養

之苦心云

懇陳疾苦等事

平陽 李毛錦來 謹 呈

議得霍趙告協車牛一案真可謂聚訟矣夫所謂協者以客協主也霍為主趙為客主客之分既定則多寡之數自不能相等也明矣往議三十輛之外趙始協霍業有定案而霍喇喇不休者亦非好為是得隴望蜀之思誠因役重差繁磨累不堪故不能不作將伯之呼耳茲蒙駁查復經府廳再議自後凡遇車牛經過不論多少霍應三分之二趙應三分之一較之以前三十輛之外始行協濟之說似煥然一更矣然

登台新書二集卷六

星

而多寡之數雖有增減而主客之分仍未改移在霍州可稍甦獨力支撐之若在趙城亦應有急公恤隣之義是雖府廳之斷然實出兩邑士民之自議也是雖兩邑印官之議然實出兩邑士民之僉謀也復奉批勘遵調霍趙士民面質妥確俱稱彼此輪服委出中心該州該縣仍具甘結會議既同似可經久至於應付之法其零星車輛往來不絕若使日日開會恐至悞公合仍令霍州陸續應付明白登記積至二十輛為止然後趙城接應十輛以共成三分之一之數至三十輛之外周而復始此又應付中委曲周詳之法前議未顯今應分晰備陳以免日後推委者也

全書萬不可毀等事

毛錦來

議得汾浮岳茵之協濟仁義驛也前人議之詳矣其奈好事之民紛紛詰告避勞趨逸俱求協銀而不願協馬上年芮城縣逼拏兩院批行道府酌議因見芮城距驛七百餘里遂議浮岳照前協馬而芮城在驛額馬三頭准其協銀就近歸併以汾西距驛至近故將芮城所協之銀即令汾西代領喂馬此皆就道里之遠近酌往返之勞逸從公調劑原非有私意存於其間也業蒙撫按兩臺批允勒石在案今汾西士民

乃謂以芮城之馬獨累汾西夫不知驛固 朝廷之
驛馬固 朝廷之馬而非芮城之驛之馬也汾西官
民實代 朝廷養馬而非代芮城養馬也以四十里
內之官民尚欲惜力而七百里外之官民欲使之僕
僕於道路又將何以服其心乎今汾西執以爲詞者
則曰馬政全書查其書蓋係往年民間抄本非經衛
門頒發其來歷無從考究較之杞宋之文獻又不若
矣而欲持以償汾芮之成可乎故前道看云不敢以
前朝故帙而易昭代興章斯言誠是也再查賦役全
書芮城站銀解府支用今據汾西詞稱未常註該汾

西支領其說似矣殊不知既有站銀自必求支領之
人既求支領之人必自近始舍四十里內之汾西而
尙不應領欲問七百里外之芮城而獨曰應領似又
情理之所必不出也再查前招驛道看云芮城距仁
義七百里汾西距仁義四十里以道路之遠近而定
協馬之去留法無有善於此者今浮岳爲地尙近理
應協應協之馬而不得協銀芮城爲地特遠理應協
應協之銀而不能協馬此一定不易之論也若謂芮
城之馬不應歸之汾西然以數縣較之浮岳稍遠於
汾西義難歸併靈石雖在驛之境內而既有二驛勢

難兩顧汾西雖在驛之隔屬而道里與靈石相等義
合兼理則是芮馬三頭舍汾西無歸處也展轉思維
再三籌畫雖欲憐汾西之若然較之四縣尙當有辯
故終不能爲汾西辭其勞耳道府前看實出至公兩
院憲批永無可易合照定議伏候憲裁

處州府免撥協餉詳文

溫處席竺來諱式
守憲威寧人

切照處州一郡萬疊頽山雖居浙省末屬風景不異
邊荒今查一府十縣之中無一典舖無一緇舖生員
不穿寸緇衙役強半無妻食米不用晚禾舉火日惟
一次自古爲然於今倍憐且合算十屬之錢糧不及

浙西一大縣合計一縣之人丁不及浙西一大村所
以各府於本地經制額設錢糧外尙堪協濟外省今
處州一府賦額不過若干現在坐派處協兵餉若干
又坐派督標溫米若干精神力量已經告竭若又加
以外省協餉一如嘉湖等例是使駑馬與驥足齊驅
老病與壯夫角力也然民力至今日何人不言苦何
地不言窮而處州之窮之苦真有出于情理之外者
若使未經目擊將爲欺謾不情幸本部院時常臨蒞
見民疾苦艱辛往往倍加軫惻當此國用告誦之時
豈容妄有所請但祈於全浙之中權衡肥瘠酌量後

先將處州府錢糧免派外省協餉俾得復回轉徒之
謀仍作耕耘之計庶民命尚可苟延地方不虞他故
矣

酌更協濟

大梁沈繹堂
巡憲

一協濟地方宜酌更也協濟銀兩雖有額定驛遞查
各驛有昔稱衝繁站銀不敷額撥簡僻協濟今幸分
路稍僻又將站銀轉撥是受簡僻之協濟而又解協
於他驛既多一番轉折且簡僻之處起解不前反受
催比之累矣自如延津受協於大康等縣而又撥協
臨潁之類是也合無將昔衝今僻州縣有原受簡僻

協銀者即行改撥衝驛不必又令轉解以茲煩瑣又
有隔府協濟相距數百里解領往返跋涉維艱莫若
即將本府之有餘協本府之不足或本府站銀無缺
則就附近地方改撥如滎澤一縣該受彰屬之安穰
懷屬之武陟三處協銀共一千五百餘兩屢以隔屬
開領不前查汜水等縣現有協濟別府銀兩彼與滎
澤接壤何不一為更正此不過一轉移間而解領兩
便道累可除矣

開支俸薪工食等事

川南紀光甫
守憲

看得四川錢糧先年原有協濟貴州之例蓋因本省

之有餘以補他省之不足此自財賦充足舊額不虧
而言也今蜀省自經兵燹以來民流土荒錢糧盡歸
烏有與黔省之缺額無徵一也雖川北先復而東西
南漸復未久兼之東有夔關未靖而南則郝逆方平
目今招徠開墾稍有安集然總未經清丈起科不過
暫徵本色凡斗以供本地之兵食而兵馬錢糧尚需
協解於秦晉外省至若官役俸薪工食及驛站正供
錢糧一切公費正在籌畫尚無所出又安能循舊額
而協他省乎今屢奉貴州撫院檄催按額協濟隨經
行查今據叙州府瀘州查覆前來相應轉詳憲臺一
面移文貴州撫院咨部會題一面隨將川省應設俸
薪工食酌議題請庶他省不致頻呼無米之炊而本
省亦得均沾養廉之典矣

修造總

飭修文廟

江南張玉田諱能麟
字憲北直人

照得文廟之崇祀吾夫子也正以德化教澤萬
世不祧凡今日之文吏紳衿類皆聖人之徒爵祿
廩精無非聖人之澤飲泮水而思其源忍令鞠爲
茂草乎本道業於頒行條約中首舉興修尤恐諸司
胥玩爲常合再嚴飭爲此仰府官吏照依來文內事

理卽便轉行各屬速查該學殿廡官牆有珊損者卽
時修理有年久傾頽工作浩大者會同該學逐一勘
估工料核減確實具詳本道以憑推廣同類捐助興
修務使刻期興工立限報竣勿以錢糧不足而生疑
畏也果能興起學校亦提調官治行之善薦獎之所
必錄本道斷不徒托空言諸司無爲道旁之議其學
官圖式碑記各取一本同估修緣由報察毋違

創建營房等事

撫州 劉黃中 諱玉璜 宛平人

看得營房之設所以恤兵亦以安民屢奉本部院諄
諄檄諭敢不仰體恪遵以竭綿弱除本府及臨川縣
見各捐貲五百兩已經擇日興工外查工程尙多用
費不敷屢移齋俸俱以無力捐輸爲辭合無請乞憲
臺俯賜批示俾奉行者踴躍從事觀望者鼓舞爭先
庶不負憲臺惠愛兵民之至意也

橋工告成等事

劉黃中

看得城垣橋梁保障全郡撫治之東郭外濱水先年
建橋名曰文昌屢大河若平地合兩岸爲周行誠豫
楚閩越之要衝上下來往之共由也順治十八年春
夏之交霪雨連綿山水大發波濤洶湧數十里之長
虹一旦盡歸烏有遂致咫尺河干如隔千里郡民病

泚無計可施本府於康熙元年八月內受事自愧疏庸惟知勉強臨流與歎蒿目而籌城垣之後橋工亦不可緩幸遇總督部院憲臨昭武捐助于先嗣奉巡撫都院巡歷湖東倡率于後用是合郡官員樂輸喜助共成茲舉以仰副憲臺慈航普濟之心本府忝職斯土不敢辭勞隨卽廣募工匠構倫木石委官督率務期堅固以利永久匠役設工給銀灰石照價平買動費皆出于捐貲絲毫不擾于民力殫盡心血刻日告成新蒙巡撫部院經臨閱視已真見今行人稱便驛路無遲合無詳請憲臺俯賜題叙以勵群上以垂不朽

增修城垣等事

西寧 朱仙侶 諱衣客 守憲 關東人

看得涼城爲西邊之保障須加意綢繆以固吾圉而後可恃以無恐此地城基倚土爲勢高下參差難以畫一然就其自然而求其如式城所未備酌量加添城有不平相度填補至梁口疎密不均大小不一蓋以當日修築原非一時一手之事也欲高低各盡其致內外俱爲可觀處今日而議增修非不憂戩難之爾身任地方責將誰諉惟是獨力鮮成衆擎易舉非奉憲批各屬何由鼓舞查臨邑額編銀兩爲數無多

伏望俯賜批示庶捐輸有心城工克濟疆土享鞏固之利各官遂急公之懷矣

一視同仁等事

劉黃中

看得撫郡原有東西文昌橋東文昌橋近在郡城誠係往來要道向蒙本部院首倡捐助工已告成已奉題叙在案西文昌橋原係高述德之父當年創建述德欲承先志固屬可嘉但會商紳士詢諸耆老俱以無甚關係為辭况諸工繼起之後拮据維艱安有餘力以圖不急之務乎高述德所呈應無庸議者也

詳覆建造浮橋緣由

處州周宿來諱茂源太守松江人

看得栝蒼門外舊有浮橋一座以濟往來日久不修橋因以廢橋之易而為渡也不得已也湍流迅疾撐駕多虞乘船之險孰若就橋之安然而廢興有時得人斯舉陳推官到任未幾日擊溪流慨然動念即以復建此橋為已任立時捐俸倡舉又勸勉各縣共襄美事于本年某月某日詳憲起工于今某月某日落成長虹偃水鐵鎖橫江從此輿馬通行豈特印須可廢識既高于國產功無遜于君謨矣所有向來橋渡兩項田租合行麗水照額徵收除給橋丁工食外仍留有餘以備他日修橋之用相應伏請憲示勒石紀

資治新書二集卷六

三

功以垂永久則此橋當有常新之日而枯民永無病涉之憂矣

議覆同安築堡

興泉葉函公諱灼棠兵憲江寧人

為設立寨堡以衛民生事看得同邑濱海當泉漳二郡之衝中左對峙其前而涵州賊黨伏於肘腋其來也無時去也無迹忽而登岸則驟兩狂風鄉村遭彼蹂躪比及我師掩至則已揚帆而逝此同迅迄無寧守該副將所以有修復太平舊寨之請并令沿海各村保民自築土寨為固圍安民之計甚周也行據該縣會同鎮將驪勘形勢繪圖具詳其間道里之遠近

人烟之多寡瞭然在目若馬家巷若壺頭磁窰若康厝若封卿星羅棋布於海徼而太平一寨可以屯兵有居中聯絡之勢南至下店保民願移石修復舊城自為守禦賊來則堅壁待援賊去而耕耘如故綢繆疆場之道無逾是矣所慮者兵燹殘黎賦役繁困上有經營之若常患於民之不可使知下有筋力之勞常怨於官之不能盡亮小民身家之計一旦臨以官法恐趨公未必如營私之易應令各保地方就本保內出工役責保長以董其成該印防官時時鼓舞勸導之俾無疑無畏而後可也除太平寨該縣報稱會

勘擇地於本月初四日興工外其馬家巷等五處及
下店舊城應民間自行修築者恐愚人偷安目前不
知曲突徒薪且虞一二土棍奸人從中阻撓生事合
請憲臺裁酌批示

蔣教諭修學詳文

處州周宿來諱茂源
太守

覆看得縉雲一邑數十年前在浙東猶稱冠蓋之鄉
在栝屬則號人文之首祇以本朝定鼎之初明季
潰兵從茲闖入山中伏莽相繼突來城市變為丘墟
學宮鞠為茂草雖前此項令稍事修葺然而形模畧
具俎豆無光近者鐵馬金戈益加絡繹芹香藻采靡

暇迨尋仙令長此頹頹必且竟歸淪廢茲據該縣申
稱該學署教諭事舉人蔣薰本為武水名儒久任仙
都山長瘦羊祗操白甘銖積俸錢華構斯成獨力爇
新廟貌雖邑令創興紳衿襄美皆以捐助未符新例
讓而不居其蔣薰所捐于例相協似應請憲轉詳各
憲俯賜題叙以礪官常以崇文教者也

諭曾司李

陝西賈膠侯諱虞復
必撫

照得校道之險本部院夙繫耳聞今經目擊據壁代
相傳以為天險難平以本部院視之亦是一件可為
之事但恐不得其人與法耳茲本部院毅然自任誓

不平此險道不去西秦惟該驢彈智竭能衰此大舉

督修棧道牌

陝西 賈膠侯 諱漢復 巡撫 山西人

為修理棧道平治崎嶇以開千百世之坦途以濟億
萬人之險阻事照得襄斜棧道為秦蜀要路綿亘六
百餘里上通崇山峻嶺下臨大江深谷頑石充塞密
箐障翳凡往來由此者騁不得並驅人不敢展步稍
一差跌大則有性命之憂小亦有顛仆之患歷代以
來其頽傷駢命損折成休於久崖深壑之中者不知
九幾矣本部院夙聞扼腕鞭長不及茲奉

命闔城躬歷此地目擊心駭因思自開闢消今多歷

年所而此道猶險阻如故人人望而危懼世世嘆為
艱途豈果天險之難乎抑當事者傳舍視之未嘗堅
心毅力奮然為萬世闢此康莊也且此道川漢咽喉
驛使繹絡不絕遇有緊要棧務未免稽遲時日至於
行旅之艱苦人畜之跌傷慘日痛心寤寐難安此斷
斷不可不脩不脩者然脩之亦須大費區畫其
土路險隘者剷平之荆莽蔽塞者砍伐之若乃石路
如閭王壩諸處懸崖逼臨惡石連山斧鑿無所施其
力工匠不能運其巧本部院再四籌度計無他出惟
有火政一着可以闢險為平當用本地柴木因風吹

不以病民者為難事

火煨石燒山沃之以醋石自為灰其懸石以鉅鉄櫬
撼之亦可成功所用夫役即募僱塘兵馬夫日食工
價本部院捐資給發不動民間一人不費民間一錢
此本部院志期必為决欲為千百世開坦途為億萬
人濟險阻而不容一日緩者也為此仰廳即照牌內
事理會同李叅戎將險要處所分畫丈尺覓僱夫役
并力修鑿務期平險為易可令聯騎並肩俾往來商
民毫無畏怖此為一勞永逸之圖慎勿因循苟且草
率塞責果能急公早竣將姓氏勒之貞珉用垂不朽
迨工完之日閭王塼改名觀音塼以示利濟之意可

也速速須至牌者

棧道報成詳文

漢中曾道扶 薛王孫 司李 嘉興人

為棧道工程已竣急公員役可嘉謹報成工兼叙勞
績仰祈委驗獎賞以示鼓勵事前奉憲檄委職會同
李叅將設法鳩工督修棧道隨將頒到俸銀若干兩
僱募匠工并分給馬夫塘兵人等於某月某日起工
至某月某日告竣其修造之法悉遵憲臺指示之方
暨職所詳未議大石之當去者悉已撥撥沉江小石
之宜平者亦經積沙成路其泥滑險道除無旁徑可
通者以沙易泥令其沁水不致仍前淤滯外凡有別

地可開作路者盡令斬除荆棘改作通衢矣至於極險極隘之路前人未經盡闢者悉經縱火焚山沃之以醋無論近火之石盡變為灰即去火甚遠高出數丈外者亦因山根熾爛壁立無基隨經崩裂下墜墜崖者墜崖沉江者沉江從前鳥道羊腸變為周行大路誠如憲牌所云可以聯騎並肩而行矣一時行路之人無不歡呼載道皆謂憲臺一念之仁遂為萬姓黔黎造無疆之福至於形勝復脩嚴疆永固使後來兵馬錢糧可以朝呼夕至無留難險阻之虞者則重臣愛國之心為之頓釋當自憲臺始矣茲直成功理

宜報竣所有急公員役除叅將李承恩悉心調度協力勸使百世永賴之功成於旦夕例應優獎示勸外尚有冒險督工諸員役均在分勞共事之中今特開列職名伏候憲臺分別獎賞以為任事急公之勸

科場總

裕號房

左南張玉甲 諱能麟 學憲宛平人

士子領題搦思竭三晝夜之力全賴號房以為棲止舊例東西號房苦蓋有餘且于末號置厠四圍設溝以為疏穢通濼之地邇年號舍領圯每至缺少臨期

復泮萊書二身
取用踰號甚爲不安內外溝渠不通秋雨淋漓上漏
下濕致土子濡足水中遷就無地又或穢氣觸鼻趨
避無由勢必潦草完卷不惟虛寒士三載燈窗之苦
甚有坐致疾病反添性命之憂者實可矜惜故號房
宜多設溝渠宜預疏也

慎謄錄

張玉甲

場中糊名易書原以杜弊若潦草差訛勢必誤上子
之功名且聞向來積弊有包攬謄錄之家每向考劣
諸生索銀三五兩不等爲撥善書者代錄貧士無長
物任伊僱倩匪人塗鴉塞責士子半世功名十年攻

苦博此賓興一日萬一差訛字句 功令森嚴內廉
官孰敢輕薦是謄錄一字之訛士子終身之厄從來
名碩負屈浩歎者不少今請千場前月餘以各屬送
到謄錄諸生行委府廳官面加驗試必善書而文理
粗通者方行留用如潦草不堪押回另取併將考中
原卷發對一應所查閱敢有臨場更換名是人非者定
行該府縣嚴拏究治則胥史咸知警凜供事士子不
蒙亥豕之災矣

嚴對讀

張玉甲

從來科場所取對讀諸生例皆青社每多豪華懶惰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六終
不肯讀書之人。借科場効勞爲名。以復衣衾者。僱覓頂替。勢所不免。雖年貌有冊。無從稽核。今應責令對讀。各官詳記場內某生磨對出幾卷。差訛者改正。大約以十分爲率。磨出最多者。方准復附。其七八分者。僅從賞賚。毋許躐後。倘有虛應塞責。不細加磨對者。嚴令對讀所。造冊登記。事竣呈報。除不准收復外。仍行究斥。以爲誅人功名之戒。

禁報卒

張玉甲

江南報子。多係積棍蠹役。串倩營兵。飛騎快船。持械雄行。無異大盜。放榜之後。紙條入手。打入中式之家。

不論貧富。勒索之數。累百盈千。稍不遂意。碎門毀戶。家資什物。立成罄粉。領數十人。蚕食其家。不飽其欲。不去寒酸之士。勢必稱貸以應之。士方進身之始。先爲積遺所累。他日欲爲廉吏。何可得乎。伏祈憲賜嚴示。通行各府州縣。遍加禁戢。犯者治以重法。庶郡小不致踵惡。鳴張鹿鳴多士。受賜無涯矣。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六終

資治新書二集卷六

三

